

贺廷雷◎著

# 北地雪

雪雨五十年 上

孙伯玉天性爱雪，下雪天他的心情特别高兴。这天，区上从集里买了一只羊，中午炖了一锅羊肉，算是欢送孙伯玉返乡的辞行饭。

辞别区上所有干部后，孙伯玉和三弟叔玉披着漫天风雪朝塬边上走去。

孙伯玉望着原野上被风雪覆盖的麦田若有所思地说：人，就像庄稼一样，要有合适的土，只要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那片土，把根扎深，尽管时不时有风霜雨雪，一样能把身子长壮实，把种子结出来。

临下坡时，他不由自主地回头朝什驿望去，什驿城笼罩在一片茫茫风雪中。他清楚地看见，来路上印下了自己的一串脚印，长长的，直直的……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贺廷雷，1949年7月出生于甘肃庆阳。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国有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工作，历任甘肃银光化学工业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甘肃白银市政府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政府副秘书长、白银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曾在报纸杂志发表过大量文章。论文《论国际合作》于1993年被联合国采用，受邀参加联合国专门会议并与会交流。

工作之余从事文艺创作，著有诗集《春萱集》。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北地雪》，并荣获第四届甘肃省委省政府敦煌文艺奖。

书名题签：秋 子

责任编辑：申晓君

校 对：张晓燕

装帧设计：孟孜铭

# 北地雪

雪雨五十年 上

贺廷雷 ◎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北地雪:雪雨五十年 / 贺延雷著. — 兰州: 甘肃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527-0123-4

I. ①北…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6591号

### 北地雪:雪雨五十年

贺延雷 著

书名题签: 秋 子

责任编辑: 申晓君

封面设计: 孟汝懿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38(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24.5

插 页: 4

字 数: 580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27-0123-4

定 价: (上下) 58.6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

# 楔子

漫天风雪，把南京城搅成了混浊世界。

这是大明洪武六年，大年除夕夜。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居民刚刚入睡，就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人们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一下子惊慌起来。原来，这是朝廷下达紧急诏书的锦衣缇骑冒雪出发了。

洪武皇帝朱元璋，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近来，他得到多处地方官密奏，各地一些财大气粗的富户，对新生政权并未完全臣服。他们仗着积攒下的无数钱财，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的包揽词讼，武断乡里，干扰地方行政；有的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丰年低价买进，灾年高价卖出。像今年这种大水浸泡的灾年，经他们一折腾，对一般家庭不啻雪上加霜。皇帝担心，照此下去，必然会扰乱经济，造成灾民的大批流亡，很可能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暴乱，牵动朝局。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一个大胆而缜密的计划在他胸中酝酿成熟了。这就是乐输，移民。皇帝决心从根子上削弱豪强的势力，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想到自己的神来之笔，朱元璋把手朝桌子上猛地一拍，脸上露出一丝狞笑。

所谓乐输，就是捐献或摊派。具体说，就是让各地的富户出钱办公益事业，或修桥补路，或开河筑堤，或垒城挖池。不但白干，还必须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乐输嘛！不干就以藐视王法论处。移民，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需贫富，按当地人口和土地占有量划分名额，由人烟稠密的地区向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迁移。朝廷的目的是通过这次大移民，使荒废了的土地得到迅速开发利用，恢复战后经济，同时还有一个隐形打算，即通过大移民，使富人在迁徙过程中消耗资财，摧毁其原先赖以滋养和攀联的社会基础，达到加强管理和监控的目的。

这一计划很快就变成了强硬的朝廷法令，被从首都南京四门驰出的锦衣缇骑连明昼夜送达各地。于是，一个震荡数年、牵动多少家庭，引发无数人间悲欢离合故事的明初大移民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源于青藏高原，由涓涓细流，继而汇聚成一股奔腾浩荡、势不可挡的滔滔巨龙，冲出高原，穿峡出谷，一泻而越过河套平原、千里中原、齐鲁大地，最后一头扎进东洋大海。在她身后，留下了河水浇灌起来的数千里沃土和一河繁华，两岸锦绣。

“自古黄河富宁夏。”宁夏平原，平整坦荡，广袤无垠。她背靠苍苍莽莽的贺兰山，日照时间长，土质肥而厚。黄河到了这里，还未夹带大量泥沙，故河水比较清澈。有人甚至这样认为，这个有灵性的母亲河，由于一向在高山峡谷中流淌，备受压抑，心情烦躁，一旦到了海阔天空、自由舒坦的宁夏平原上，心情似乎十分熨帖和温顺，其野性大减。不管怎样说，宁夏平原上的黄河，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和便利。秦时，在宁夏平原上修有整套的灌溉网络，汉时又在秦渠的基础上扩建为南北二渠，河水利用率大大提高，一用就是两千年。

在汉北渠边上，坐落着一个不大但十分繁华的小镇——枣阳堡。这里，河水绕城，浇灌着一大片绿洲，旁边有一条商贾大道直通省会兴庆府。平日，过往客商不断，一遇集日或庙会道场，游人云集，客流如潮。贩羊卖马的、担柴送草的、挑盐赶脚的、打卦卖艺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宁夏的著名特产红（枸杞）、黄（黄芪）、蓝（产在贺兰山中的一种蓝石头，可以做极其名贵的砚台）、白（滩羊皮）、黑（贺兰山的一种优质煤炭）在这里广开市场，吸引着南北商旅，远近贾人。

这日，在兴庆通往枣阳堡的官道上，奔驰着两匹快马。骑在头匹马上的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此人名叫孙元朝，是枣阳堡的首富，他家骡马成群，土地连云。孙元朝本人现任着枣阳堡镇



的乡约。今天，他是奉了县官刘太尊之命，到县府参加完会议回来的。孙元朝一边不停地挥鞭抽马，一边在脑子里紧急思考着怎么实施朝廷关于乐输和移民两大法令。同时，更让他焦虑的是，自己家里，究竟谁该应差迁移？

孙元朝共有三子两女，三子年龄都不大。长子孙尚农今年二十六岁，已结婚。因孙元朝家业大，又兼着地方事务，从小就把尚农当成自己治家的帮手，跟着他管家治业，操持内外，小小年纪，就锻炼得精明强干。次子孙尚文从小读书。孙元朝虽然念书不多，文墨不深，但却切盼儿子能有一两个学有所成，为孙家光宗耀祖。因此，当老二老三六七岁时，孙元朝就为他们延师教读。老二孙尚文今年二十岁，去年刚进了学，成了枣阳堡镇上有数的几个璜门秀才之一。他一心扑在读书上，所以至今还没有成家。三子孙尚武还在家里读书，等着进学。

最后经过全家人几天反复商讨，才确定由二儿子孙尚文应差迁移。这是因为，孙家家业大，父母眼看老了，有治家经验的老大尚农是走不成的，老三尚武太小，父母实在不放心，只有尚文合适一些。

正月里的某一天，从枣阳堡孙府里传出一阵高亢的唢呐声。这是孙元朝为老二尚文完婚。姑娘名叫史雪梅，家在枣阳堡后街，是个中等人家。尚文和雪梅是去年的一个偶然机会认识的。那天，尚文从兴庆府会文回来，碰上史雪梅给远在三十里以外的仙台观的姑姑家送粮食。雪梅赶的两头驴中有一头驮子翻了，粮食撒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她一个人装不起来，正急得站在路边上哭，正巧尚文路过，见状后立即从马上下来。尚文毕竟是男人，有力气，很快就帮雪梅收拾好了粮食口袋，从那次以后，两人就相识了，而且经过几次接触后，彼此之间都有了好感，尚文正准备报告父亲央求媒人到史家说媒时，大移民开始了。由于提前征求了史家父母和雪梅本人的意见，愿意随尚文远行，所以亲事很快就定了。结婚这天，由于有“移民”二字压着，人们的心情都很压抑，婚

事办得很冷清。婚事一完，孙、史两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迁徙准备工作上去了。

遵照当地府、县规定，移民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二月初全部结束，于二月初八周围各村的人在枣阳堡集中后出发南下。这年的二月初八，是一个阴霾、灰暗的日子。从西边腾格里沙漠刮来的风，卷着沙砾和黄尘顺着河套大川滚滚而来，吹得遮天蔽日，一片昏暗。太阳，像一个刚刚烤熟的大锅盔，焦黄干瘪地斜挂在半空中。

这是一个生死诀别的日子，是一个凄凉、悲壮、揪人心肺的时刻。是啊，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黄河边，回不到枣阳堡，回不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来了。这天，全部移民及车辆、骡马都迎风站在黄河岸边，向亲人告别，向故乡故土告别，向养育自己的黄河告别。初春的黄河，没有了往日那喧嚣、浩荡的气势，像一条冻僵了的赤练蛇，死沉沉、皱巴巴地横卧在苍白、清冷的川道里。河岸边人山人海，哭声、喊声、千叮咛万嘱托的说话声及呼爹唤娘、咒天骂地的吵闹声混杂成一片。这气氛，连赶来送行的刘知县也深受感染，他一扫往日那矜持、沉稳的样子，显得十分悲伤和激动。随着刘知县而来的唢呐班子，吹奏着姑娘出嫁时的别离曲。曲调被川里的风送得很远很远，给将要远去的人们的心头更增添了一份忧愁和悲伤。

出发了，车辚辚，马萧萧。车轱辘、马蹄和人的脚踏过了冰封的黄河。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队伍中全部男丁共三百八十七人，妇女一百二十人，十六岁以下的孩童七十五人。人群中有赶车的，挑担的，背着铺盖行李的。有的是单身一人，有的是夫妻两人，还有的是全家一起走。尚文和雪梅两人共套了三辆大车，由九匹辕马和梢马拉着。车上装载着锅碗瓢盆一应家什及衣服、被褥、农具和粮食籽种等。最奇特的是压在箱底的一张剪开了的牛皮。这是昨天晚上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后，爹把全家人召集到祠堂。



面对着先人的牌位，上了三炷香，然后拿出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牛皮，用浓墨一边写上了“黄河”，一边写上了“枣阳，孙家”等字。他让全家所有男子一律用针在腕上刺出了血，滴在上边，然后用剪刀从字中间剪开，在没有字的地方还有意拐了几个弯，成了不规则的两半。爹唤尚农、尚文跪在面前，将牛皮给他们二人各执一半。然后缓缓地说：“孩子，尚文就要离家远去了，明天你们弟兄就要分开了。这一去，生死未卜，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回到枣阳老家，就很难说了。如果回不来，将来后辈儿孙总要回来认户的，那时候，就以这张牛皮为证，牛皮相合，就是我孙家儿孙，合不上，就不是！”

按照朝廷的命令，移民队伍由兴庆府派了一队兵丁押送。为了防止有些人中途逃跑，过了黄河后所有男人一律用麻绳背绑着，从队头到队尾连在一起，绳头由押送的士兵握着。

队伍过了黄河后，在岸边停下了。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齐刷刷地向着河岸跪了下去。人们面对黄河，向亲人默默地、极庄重地磕了三个头。有些人还俯身抓了一把河岸上的泥沙，包好带在身边。是啊，带上这故乡的土，这包含着亲情乡情的故乡的土，这难分难舍的故乡的土，今后无论走到哪里，也如故乡和亲人就在身边！

出发了，几里长的车队、人流顶着塞上的寒风，终于消逝在平原的尽头。

数日后，移民队伍走出宁夏地界。

这天，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故乡一首著名的恋曲：

月儿照，柴门开，  
一头扑在哥的怀。  
满腹的话儿出不了口，  
双手抓住哥的毡腰带。  
薄情郎啊，你莫怪，

妹怕你这一走不回来。

.....

曲子是凄凉的，唱曲人的心里也是凄凉的。如哼如吟、如泣如诉，随风飘向很远，很远。

移民队伍从二月初八出发，一路向南，过青铜峡、中卫、同心川、固原，十四日经过六盘山下，十六日进了平凉城。

平凉城坐落在泾河边上，川口上有六盘山堵着，没有塞上春天那种常见的大风，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至此，人们的心情似乎好一些了，队伍里开始有了笑声和歌声。

男人们臂上的绳子也解掉了。当地乡民还对移民表示了慰问，送来了冬天储存的萝卜、白菜、猪肉和一些熟食。

在平凉只停留了两天。十八日过泾川城后，少部分人继续沿泾河南下，大部分人再次渡过泾河，翻上河东的大山坡，上了董志塬。这是此行的目的地，也是这一部分移民的最后归宿。

董志塬，是坐落在陇山山脉和子午岭当中的一块突出的高地。以中间的大塬董志塬和与它仅仅以一两条沟壑隔开的合水塬、宫河塬、桐子塬实际上为一个大塬，总面积达三千多平方公里。

董志塬是富庶而秀美的。它空旷平坦，一望无际，但中间由于常年雨水的冲刷，沟壑纵横。春夏季节，爬了一阵大山后上了董志塬，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顿时感到心旷神怡。极目远眺，远处白云、蓝天与绿色的大地相接。地上阡陌纵横，绿树成荫，村庄院落都笼罩在一片淡蓝色的烟波和绿树之中。

但在这批移民的眼里，现在的董志塬却一片苍凉，令人生畏。初春的高塬出奇的冷，从北边蒙古高原刮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刺得人骨子里生寒。有些穿得单薄的人，经不住寒风袭击，牙齿打着战，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颤音。所有坐在车上的妇女孩子都主动从车上下来，靠步行来驱赶身上的寒意。原野一片死寂，平地上至今还积着厚厚一层雪，稍不注意，车轮陷在路边的窖雪坑里，费半天劲才能推出来。土地是贫瘠的，经过战乱，大部分都荒废

着。齐腰高的芦草、黄蒿，在寒风中抖索着，看不到人烟。战争，往往在越富庶的地方越残酷。幸存的人由于受不了寒冷的袭击，大部分住在地下的窑洞里。这里的窑洞分两种，一种是找一个靠沟的地方挖下去，然后在崖壁上挖出窑洞，再在沟边打上围墙，围成院子，人们把这叫做崖庄；另一种是从平地上挖一个三丈多深的四方土坑，下去后在四边崖壁上再打出窑洞，其中的一个窑口与地面打通，呈斜坡状，用来通行，叫“巷道”。这种坑道或窑院叫做地坑或地庄。无论哪种庄院在平塬上走是看不到的，外面人只能凭借树木的多少或冒出地面的小烟囱来判断是否有人烟或人烟的稠密程度，树密的地方往往就是村庄。

三天后，移民来到董志塬腹地的一个大村落，在这里开始了分遣安置工作。一部分人就地分发到各个村庄；还有一部分人继续向北，经过后官儿寨、秦公岭，来到了张官儿寨，也就是后来的西塬镇。此时的西塬镇仅有三十多户人家，只有驻防庆州城的都指挥使张羽（号西塬）把家眷安置在这里，正在修寨子，寨墙刚刚打了一半，因天冷停了工，四周的脚手架还整整齐齐地竖在那里。

到了张官儿寨后这一部分人又分成两拨，一拨向北，一拨向东。向北走的经驿门关、田家涝池，一直到同川桥子。尚文属朝东走的这一拨。他们十多人被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可能是当地的一位地保、里正之类）领着，向东而去。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满目疮痍，十室九空。老者像猴子掰包谷似的每隔几个村庄顺手一指，留下一个或一家。也许是尚文车马较多，经得住走路或是什么缘故，一直陪着走到了最后。当雪梅的弟弟史新安夫妻被老者指定到一排空窑里后，就剩下了孙尚文一家。老者跳到车上后又走了约五六里地，到了一个狭窄的峽峴跟前。这峽峴两边都是深沟，沟底被一层黑压压的树木覆盖着，密不见底，中间只有一条车路可通。经过了这段路后，眼前又豁然开朗，一个数千亩地的大塬呈现在眼前。平塬上长满了杂树和荒草，只有一条看样子

许久没有走过人、被马莲和车前子覆盖了的路。路在前面拐了一个弯，直通到了沟边上。到了这里尚文才看到和路上所见过的情景一样，沟崖下一溜约有二十多孔窑洞，因久已无人居住，有的窑面已坍塌不平，被人声惊起的鸟雀扑拉拉一下子飞了出来。院子雪地上布满了“爪”字形脚印，说明这里很长时间已是野物和飞禽的天堂。显然，这就是尚文和雪梅的“家”了。老者临走时，向远处一指说，这些地你们随便种。从这里往东走，有一个人烟稠密的寨子叫什驿，需要什么可以到那里去买。遇有匪情或什么急事，也可以找我，我叫李拴成。

告别了老者，夫妻俩忙着卸车收拾东西。好在雪梅是小家小户干过活的女人，不到两天工夫，院子净了，窑里窑外已初具规模，烟囱里冒出袅袅蓝烟，给这片久已死寂的土地带来了生机。这块地方，以后就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孙家塬。

雪消冰融，大地复苏，高原像个仰卧的男子汉，一觉醒来后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又显出了它粗犷的、棱角分明的、充满阳刚之气的美。尚文脱下了蓝布大衫，换上了和当地庄稼人一样的短打扮，套上了两头牛（用两匹马和当地人换的）犁，雪梅在后面撒种。当第一片土地耕出来后，站在地头上的孙尚文脸上不由滚下两行泪水。

.....

风,夹带着雨腥味,卷着柴草裹着黄尘在空中打着旋儿。巫家川北面的山口上空,一团团如蘸满浓墨汁似的乌云翻江倒海般滚动,不断地沿川道压过来,霎时,村庄及其周围的岭岭岔岔都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

风雨把庄稼染成了深绿色,连大山都显得拥挤和深沉,只有弯弯曲曲的小路像一条细细的白线一直延伸到山下边。

孙伯玉冒着大雨出了门。他不顾妹妹能儿哭着叫着死拉活扯地挽留,用手拨开能儿婆婆硬塞给他的几个粗糜子面梁梁(当地一种蒸制的食品),头也不回地打着趔趄沿小路朝山下走去。

孙伯玉今年十九岁,小伙子生于前清宣统二年,在孙家上下几辈人中算是一位佼佼者。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能干的人命运越不济。这不,孙伯玉长到十九岁,刚刚能够独撑门户的时候,赶上了民国十八年这场罕见的大旱灾。

孙家从两位老先人开始,几百年、十几代人以来,由于地处偏远,辈辈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奉公纳粮,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可是,皇天布道,无一处漏。偏偏到了孙伯玉的太爷辈手里,一门连出了两个贡生,在整个董志塬上引起了轰动。老太爷兄弟八人,太爷的父亲,也就是伯玉的祖父苦于庄稼人过日子的烦难,连个会认字、会算账的人都没有。光是一年过年写对子,都要被迫割上二斤猪后胯上的肉,提上一罐罐自家酿制的米酒,跑到五六里外的史家老庄去请“识文子”。他就宁愿勒紧裤腰带,拼死拼活供儿子们读书。他没有太大的奢求,只希望儿子中有一两个学会看书识字,对撑持家业有个裨益就行了。不料梦想成真,老大

和老六念书居然成了气候，一直念到去省里参加了一次乡试，兄弟二人双双被拔了贡，成了这一带乡下人尊称的“贡爷”。至于当了贡生之后结果怎样，却有许多说法。据族里人说，拔贡后，朝廷要给授官，那个老大即“大贡”因为脚小穿不成靴子，也就没当成官。老六（当地人称“二贡”）脚手都适合当官，朝廷给授了个四川某县的县官，回来对家里人一讲，却把祖太爷给吓住了。老天爷，那天府四川，听说要走九九八十一天，不要说路途遥远，道上不安宁，光这吃喝盘缠，把全家人的嘴堵了恐怕也凑不够。罢、罢！穷人嘛，能识文断字，买卖行市交粮纳款不被人哄就行了，咱没有当官的命，也享不上那个福，算了。就这样，他们两个虽然念书念出了名堂，却只是身上多了一件用家里人自己织的土布做成的粗布大衫外，其他与一般庄稼汉并无两样。

当然，这都是听人说的。孙伯玉只知道，家里有一个几辈人保存的“顶子”，有一次奶打开柜子把几层包袱展开给他看过。那确实是一顶不同于任何式样的帽子。蓝颜色，呈椭圆形，周围沿帽檐镶着一圈黑缎子做成的硬边儿，约一寸多高。帽顶上有一个红色的玻璃球，球下面还缀了一绺绿鸡毛。奶说她亲眼见过两位老人戴这帽子。那时候，每当大年三十后晌贴罩完毕，准备祭天和向先人牌位拜年时，老人就把帽子取出来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只要帽子上头，他们就一脸严肃，显得特别庄重和虔诚。父亲说，他们家其实还是沾过两位太爷的光的。一是太爷们见过县官。那时每隔三年五年，县上换了新县官，首先要拜访一下当地的功名人。说是拜访，其实官并不到庄里来，只是发个通知，约定某月某日贡爷们到县上集中寒暄一阵吃顿饭。虽然家里一直经济状况不好，太爷十次有九次不曾去过，但就这能被县官邀请，在一般乡里人眼里面子已经大得撑破天了。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家的门楼子比庄里所有人家的都高。别人家的最高只能盖到丈二，而他们家的门楼子却是一丈三尺二。这是朝廷给功名人的“恩典”，没有功名，你再富也没这个资格。

伯玉常听奶奶讲起这两位老人。据她说，他们对人总是和颜悦色，很少动怒，即使对他们这些儿孙媳妇辈也是一样。奶奶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充满了敬意。但是，族里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生并不顺利，特别在清朝同治年间“贼乱”的时候，把董志塬杀了个路断人稀，这两位有文化、有功名的老先辈也历经劫难。

清朝同治五年，出了一支民族混杂的造反队伍，在首领白彦虎、马政和、崔巍、禹得彦等带领下，号称十八大营，从陕西一路打出来，直打到千里之外的陇东高原董志塬。他们在董志塬上厮杀三年，直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贼兵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剿杀，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洗劫，所过之处十室九空，真可谓“白骨葬平塬，千里无鸡鸣”。

“白（彦虎）马（政和）子杀人红了眼，把个塬上人吓破了胆。”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唱词。只要一听说“贼来了”，人就变成了——摊泥。当贼兵还在上百里之外的大昌镇的时候，孙家塬全族人无论老幼都被集合在塬边半坡上的龙王庙里。孙家塬的龙王爷最灵，求神问药往往十次有九次应验，这是远近闻名的。当庙院里燃起了熊熊的灯碗，飘起了缕缕低灰的时候，马角抡圆了麻鞭，全族人齐刷刷地跪在当院，静听“脚子代龙王传言”。那马角头缠红布，双目紧闭，不停地摇晃着脑袋，半似梦呓半似清醒地说道：“凡下界子民百姓听真，尔天下人，不遵天条，你欺我诈，良心昧完。玉帝甚怒，着令尔等有此一劫。此乃天数，在劫者难逃！”

龙王爷都发话了，“在劫者难逃”，就是说，只有坐着等死，逃是无益的，也没地方逃。

全村人在族长的带领下迁到了庄外半崖上的一个崖窑里。这崖窑实际上是一道独立突出在当沟里的山梁，离地有十几丈高。人们从梁的中间挖了个宽二三丈的豁口，作为阻挡贼兵的关隘。庄里人们进去时搭上木板，待全族人都走完后再把木板抽了，就



成了一座便于藏身的堡垒。锅、碗、瓢、盆、粮食、衣物，甚至个别人连耕牛都拉进了崖窑，反正半座山梁上掏了不少洞，有的是住人的地方。洞里储存了将近够吃一年的粮食，水也不成问题，里边打着井，直接从地下提取生活用水。窑洞里还准备了些刀枪剑戟滚木擂石之类的武器，预备着能反抗一阵儿。

就在人们进入崖窑的第三天下午，贼来了。窝在窑里的人吓得屏声静气，一动不动地把耳朵贴到墙上细听。听见塬边上传来人喊马嘶声。过了一会儿，有人在崖畔上大喊大叫：“下边的人听着，你狗日的乖乖上来，上头发发了善心，兴许还能赏你们个囫囵尸首，再不上来，老爷们可就下来了，给你狗日的一个鸡犬不留！”洞里所有人的脸都白得像一张纸，浑身禁不住乱抖，有些孩子禁不住一声尖叫，立即被当妈的死死地捂在怀里。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天见黑了，仍不见下边有动静，贼人象征性地往下扔了几个石头就走了。崖窑的人这才敢窃窃私语。平时走路昂首挺胸的族长用打着弯的声腔向大家宣明了意思：“我看，我们恐怕撑不住了，反正都是死，不如明天早起投了算了。”他的话引来了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喊。有几个年轻胆大一点的不太情愿，说：“爷，既然是死，我们不如打一阵再逃吧，逃不走了再死也一样。”但族长及一些老者不同意。明明龙王爷说在劫难逃，你往阿达逃？老爷们说了上去后还能留个囫囵尸首，万一逃走不成，说不定要抽筋挖眼睛呢！一提这种惨死法，其他人就再不敢作声了。

也许是读过书，比一般庄稼人有胆识的缘故，当天快亮的时候，全族决定早晨搭板上去投贼时，大贡、二贡（老六）、老二和老五哥几个相继跳下了十几丈高的刮儿红崖。六岁的老八也跟着稀里糊涂地跳了下去。崖下边是一个长满梭草、白草的塌圪，土很松软，下去的人几乎都完好无损，只有老八下去后一条腿别在一块坚硬的胶泥上，别断了腿，长大后落下个残疾，被人们叫做“八拐子”。

一群人顺着门前的沟出去一直到了马莲河边，然后翻上南面的大山。一路上也没见一个贼的面。上了山后一路要饭到了陕西淳化县，在那里给人帮工。后来那家财东知道这几个人中竟然有两个“贡爷”时还不甚唏嘘感叹，马上出资在近处建了一所村学，让哥俩教书度日。三年后贼兵撤走，凡当时逃出去的人都一个不少地返回故乡董志塬。事后人们在一起谈论这段经历时，才恍然大悟地说：“爷说了在劫者难逃，其实是在点化你向南逃，可惜当时翻不过这个身，如果当时就理解了，也不至于全族人死得那么惨。”

原来留在崖窑里边的族人们，第二天早上全部从堡子回到庄上。其实事后才知道，当时打到孙家塬的贼兵总共不过十个人。他们只用二三人就把全族的人驱赶到了庄南头老五家的大车院里，用车把大门堵死，让所有人都排成行跪下，然后用鬼头刀齐刷刷朝过砍，二三个人杀七百多男女老少，一直杀了整整一天。在中午贼兵吃饭的时候，也不派人看管，人们仍然老老实实跪着。无一人敢站起来，更没有人想到逃走，即使有时轮班杀的时候人家只有一个人。

贼兵们为了卖弄手段，杀人从不用第二刀，正因如此，贼走了后在死人堆里又爬出来二十多个人。

自那次惨烈无比的大屠杀之后，接着又一次大地震及同治七年连续四十五天大雨、一人一天只能吃几颗黑豆的大年馑和光绪二十七年的年馑，村里人数升了降，降了升，现在只剩下不到七百口子了。

这次大年馑，看来比哪一次都大。村里老年人又说，这也是劫数，老天爷就是靠过几年一次的大劫小劫来减少天下人，否则，人多得地上都站不下了。但说归说，这次可不像贼乱那年人们坐着等死，而是千方百计想活下去。

再说孙伯玉冒雨从妹妹能儿家里出来的事。

老人们说：“一辈子当官，十辈子打砖。”就是说，先人手里